

把青春一卷而去 洒下满天的星斗  
山依旧 树依旧 我脚下已不是昨日的水流——席慕容

# 不曾放纵

的  
青春

BU CENG FANG ZONG DE QING CHUN

夜惊鸿  
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不曾放纵



BU CENG FANG ZONG DE QING CHUN

## 青春

夜惊鸿  
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曾放纵的青春/夜惊鸿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496 - 9

I. 不… II. 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5959 号

书 名 不曾放纵的青春

作 者 夜惊鸿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陈泓希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王 蔚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54 千字

印 张 12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,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496 - 9

定 价 26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目 录

## 不曾放纵的青春

### 上 卷

3 | 老老小小

7 | 寂静流年

11 | 初恋的他

18 | 物是人非

25 | 一封情书

32 | 有女怀春

38 | 悠哉悠哉

44 | 有个少年

51 | 小小的吻

56 | 求我庶士

63 | 迨其吉兮

72 | 情难自禁

82 | 一言为定

89 | 大姑娘美

97 | 冷月寒梅

107 | 叶家一宝

114 | 往事如烟

122 | 坐看云起

131 | 花开堪折

138 | 我是处男!

147 | 暖风熏醉

156 | 两部手机

167 | 赤裸精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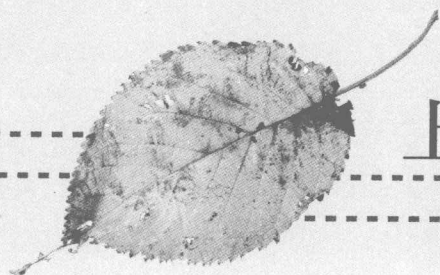
172 | 放纵的夜

# 目 录

## 不曾放纵的青春

### 下卷

- 181 | 母也天只
- 189 | 路在何方?
- 199 | 不晾人只
- 207 | 又是一年
- 222 | 她要读书
- 225 | 大城小房
- 232 | 旧地重游
- 236 | 奔波找工
- 247 | 芳踪杳杳
- 252 | 流泪着笑
- 260 | 初遇蔡茁
- 266 | 破碎的家
- 270 | 平安的夜
- 277 | 两两相望
- 284 | 小雀大心
- 292 | 待到重逢
- 299 | 性感内衣
- 305 | 心有情伤
- 310 | 迷狂的夜
- 328 | 真相之一
- 333 | 能同居吗?
- 339 | 心事浮沉
- 355 | 真相大白
- 368 | 岁月静好(大结局)



上 卷



## 老老小小

“姑姑，老师说明天要交十块钱。”

“为啥？”叶望舒拎着桶，把水倒进缸里，回头看着进来的侄女小燕。

“老师说是杂费。”小燕眼睛不敢看姑姑，用手扭着书包的带子进了屋。

叶望舒放下桶，填满眼前的水缸要八桶水，她刚刚挑了四桶，腰就疼得慌。孩子们都要放学了，晚饭还没有着落，她只好先歇口气再挑剩下的四桶了。她跟在小燕后面进了屋，看着侄女说：“小宝呢？”小宝是小燕的弟弟，姐弟俩是她哥哥叶望权留下的两个孩子。

“进门前他说要撒尿，去茅坑了。”小燕十岁了，长得像她那个离家出走的娘张萍，十分俊俏。

叶望舒听了，放心不下，忙向房外的茅厕走去。抬头看见五岁的侄子小宝从灰墙里出来，看见姑姑叶望舒，龇牙乐道：“姑姑，我回来啦。”

叶望舒心里暗舒一口气，她照顾这两个孩子几年了，小宝是从襁褓中被她一手带大的。这孩子淘得很，山上河里到处疯跑，叶望舒总是担心他。她拉住小宝的手，姑侄俩进了屋子。小燕站在门槛处，看着姑姑和小宝说：“小宝，你记得跟姑姑要钱，明天老师找你要，你得交上。”



小宝鼻子哼了一声，“我就没钱，看老师能把我咋地！”

这两孩子，小燕像极了他们娘张萍，小宝则是十足的一个小号叶望权。叶望权跟张萍俩人是同学，初中毕业啥也考不上，没事干就结了婚，在一起过了六年日子，吵架吵了五年半，后来叶望权因为吸食毒品，在买卖毒品的时候被抓个现行，现在仍在监狱劳改。张萍守不住清苦日子，丢下两个孩子一走了之。五年过去了，这两个孩子连父母什么样子都记不得，养大他们的就是姑姑叶望舒。

“老师会让你罚站。一天不交钱，就罚站一天；一个月不交钱，就罚站一个月。”小燕被小宝的横样气坏了，叉着腰训着弟弟。

小宝回头看着姐姐咧嘴，“那又咋地？我站着还舒服呢。”

“你就不嫌丢人？别人都坐着，就你站着，每个人两只眼睛都看着你！”

“我不嫌丢人。省钱是真格的。再说咱家没有钱，你不知道啊？傻瓜才把钱交给老师呢。”

小燕气得脸通红，上前推了一把弟弟，大嚷道：“不行。你不交钱不行！别人都知道你是我弟弟，我都没脸上学了！”

小宝哪里肯吃亏，猫腰就要回撞姐姐。叶望舒忙一把拉开他俩。小燕不依不饶地哭闹，叶望舒劝了几句没用，恼道：“你做姐姐的打弟弟，还觉得有理了？”

“你就向着他！我知道，我是丫头没人疼。爸和妈扔下我们不要，奶奶和你又只疼小宝！”小燕委屈地大号，眼泪流成一串。

叶望舒弯下身搂着小燕，一边给她擦眼泪，一边轻声哄道：“别这么说。姑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亲人，只有你们俩最亲。你先是推弟弟，现在又找姑姑的碴，越来越不懂事了么？姑姑平时教你要护着弟弟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他？”

“可是他这么丢人，不交钱，让老师和同学瞧不起。我生气啊！”小燕哭声小了，抽抽噎噎地说道，一边抽泣还一边对着弟弟嚷，“你啥都不懂，傻蛋一个！让别人知道咱们穷，多没脸哪！”

叶望舒蹲下身子，给侄女擦干眼泪，看着她的眼睛道：“小燕，你十岁了，姑姑平时说的话，你都忘了么？”

小燕看了看叶望舒脸上的神色，低声道：“没忘。姑姑说只要不偷不抢不撒谎，不要贪人便宜，就不怕别人瞧不起咱们。”

你爹娘就是没有做到这些，一个在监狱里蹲着暗无天日的大牢，一个出卖色相做了人所不齿的妓女——叶望舒在心里暗暗想着。她十九岁开始抚养这两个孩子，如今二十四岁了，从半懵懂的少女一夜之间成了两个孩子的监护人，这中间吃了无数的苦。她没指望他们俩能成什么大人物，心中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做个诚实的人，不要像他们不负责任的父母一样，扔下一堆烂摊子丢给亲人，一走了之。

“弟弟觉得这个钱不该交，他就不交好了。你的钱，姑给你，别伤心了。”

小燕咬着嘴唇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好半天才问了姑姑一句：“姑姑，你有钱给我么？”

叶望舒点点头，不再耽搁时间，回过身去烧火做饭。

小宝蹦着跑出去之前对着姐姐嚷：“胆小鬼，拖油瓶——”

小燕脸上一红，追不上弟弟，羞怯地看了姑姑一眼。见姑姑低着头用拖把忙着掏灶膛的灰，一阵阵草灰扑上来，沾得姑姑满头满脸。她想跟小宝一样跑出去玩，可是又觉得该帮姑姑烧火做饭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在门槛上蹭来蹭去。

叶望舒头也没抬，就对侄女道：“去玩吧，顺便采些茅根。小心山上路滑，别往高处去。天黑前带着弟弟回来。”

小燕脸上顿时乐起来，开心地边往外跑边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叶望舒站起来，打算把簸箕的灰倒到灰栏里，听见里屋的娘说道：“小燕十岁了，你该让她帮帮你了。那么大的丫头懒得生疔，怕不将来跟她妈一个样儿——我看她们娘俩都长了个贱相。”

叶望舒深深喘口气，这就是自己的亲娘，小燕的亲奶奶，现在“瘫痪”在床上，可惜最该瘫痪的嘴巴还能动。说她手脚瘫痪，可是她能自己下地去厕所，能出来到厨房吃饭，但是她说再远就走不动了，整整六年，除去大小便她真正地足不出户。

叶望舒心里觉得母亲瘫痪的不是腿脚，而是心理。六年前父亲脑出血

死在山下金大寡妇的床上，当时叶望舒刚上大学，不在家里，后来听人说父亲一丝不挂地被人从金寡妇的床上抬到山上自己家，母亲看了父亲的死相，一滴眼泪都没有流，只是躲进里屋的炕上，整个出殡过程她都没有出来。如今六年过去了，她人还是整天坐在里屋炕上，再也不曾下山。

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，母亲性格尖刻挑剔，令人难以容忍，可是她一生不幸，丈夫是出了名的花货，让她在同村的女人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；儿子叶望权则不学好，打架斗殴吸毒贩毒样样来，干脆蹲了监狱；至于女儿叶望舒，虽然读了大学，可惜叶家风水不好，大二的时候因故退学……

五年过去了，现在回想以前退学的经历，叶望舒已没有那种撕心般的痛苦了。她刚刚二十四岁，可是常常觉得自己比四十二岁的女人还要老。她曾经年轻过么？

她记忆中有过无忧无虑、快活玩耍的时日么？

## 寂静流年

她做了晚饭，小燕和小宝回来之后，全家四口围坐在厨房里，待所有的碗都填满饭之后，大家一起吃。这个规矩在叶母当家的时候是没有的，那时候叶家人也跟山下的山民家里一样，一人端着一个大瓷碗，盛着满满一碗饭，饭上堆着高高的菜，各自找个舒服地方蹲着吃。

自从五年前叶望舒回到家里担负起全家的重担之后，她就立下规矩，晚饭必须全家一起，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吃。吃完之后一起打扫，洗脚刷牙，屋里屋外抹拭干净，洒水除灰，天黑了上床睡觉。

叶望舒看着小宝小燕睡着之后，转身出了两个孩子的房间。下楼来到母亲的屋子，见母亲还没有睡着，叶望舒道：“眼看就是清明了，我去给我爸上坟。我哥刑期快到了，顺便去看看他，估计得过两天才能回来。妈你在家照顾俩孩子，行么？”

叶母点点头，她虽然不出房门，但叶望舒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偶尔也能帮帮女儿。只是女儿提到死去的丈夫和监狱里的儿子，本来就脾气不好的叶母立时道：“望权快出来了，你把我挪到楼上去。我看不见那孽种，还能多活两年。”

当年叶父在世的时候，因为叶父精通外科伤病，是个远近皆知的赤脚医生，所以叶家家境不错。这栋房子是叶父在世的时候盖好的，两层的建筑，铝合金的门窗，宝石蓝的玻璃，上下层都有暖墙，当年花了不少钱。后来叶父故去，叶望权吸食毒品进了监狱，家里剩下孤儿寡妇，渐渐地这房子也衰败下来。烧煤的暖墙已经好些年没有用过，到了冬天，娘四个都挤在一个屋子里，剩下的四个房间都空着，可以省不少取暖的费用。

叶望舒点点头，家里没有男人，上下换房间对自己来说也是难事一桩。一阵疲惫涌上来，清明了，地里的农活等着人做，水田旱田，即使自己从早忙到晚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那活计似乎仍是无穷无尽。每年的这一个月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要被榨干了汁水的黄牛，不知道哪天就会体力不支昏倒在地里。

可即使这样，家里的生活仍然入不敷出。粮食不值钱，她又没有别的收入来源。山下人家在农闲的时候，青壮年纷纷出去打工，可她有一老两小需要照顾，不能去。不能打工，她就没有钱，而两个孩子上学，三天两头的杂费书费要交。为了抚养这两个侄儿，她已经很多年没有给自己添置过任何东西了。

她走到自己屋子里，拿钥匙打开箱子，从一个铁质的饼干盒里掏出六十块钱，十块给小燕，另外五十留着自己去看哥哥叶望权和给爹上坟用。她数了数剩下的钱，一百七十块，这就是买了种子和化肥之后全家半年的钱了。她把一百七十块钱放好，锁上箱子。她回过身来到炕上，拉上窗帘，脱了衣服躺下，眼睛盯着屋子里雪白的棚顶，好半天睡不着。

她起身把窗帘轻轻拉起一个角，看着山里的月亮，又大又明净，清辉洒在自家的庭院里，能看见刚刚几寸高的青葱墨黑的影子。她把目光自庭院抬起，看着缥缈的夜空，远处的山影起伏着，能看见山上树木的边角高高低低地印在天边一般，近处山下的人家有的亮着灯火，谁家的狗吠了几声，静夜里听来很吵人。

这样的寂静，静得人能听见心怦怦跳动的声音。她把手放在胸口，隔着带补丁的衬衣，她感到自己胸膛的起伏。二十四岁了，至今不曾有媒人上门向她提亲，拖着老的小的三个人，谁敢娶她？这山里的小伙子出去打

工之后，见了外面的繁华世界，那世界里的姑娘穿着质地好的衣衫，不做粗活的人肌肤光滑得掐一下能出水，一下就把日夜操劳的叶望舒比下去了。

她把窗帘放下，这个日子快要到头了吧？等哥哥出狱，两个孩子自然可以跟着哥哥，自己出去打工，城里的工作再难找，可只要能吃苦，什么活她都能干。有什么工作会比在泥地里打着滚翻地施肥勾垄插秧更辛苦的呢？

她身材不好，脸蛋不漂亮，没有男人愿意娶她，可是只要能找到一份工作，能养活家人和自己，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。

她慢慢闭上眼睛，这些年日夜操劳照顾一家人，她已经学会了不要奢望将来。想的太长远，容易软弱，眼前的日子就越发的苦。人就靠这一口气，只想着眼前，用这口气把眼前挺过去了，日子就没那么难挨了。靠着这个法子，她不是已经挺了五年多了么？只要再忍忍，等到哥哥出了监狱，她就算熬过去了。

想到这里，她浑身绷紧的肌肉放松下来，劳累了一天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，她终于睡着了。

第二天起早做饭，她把两个孩子打发去了学校，又喂饱了两头猪，十三只鸡，四只鹅，六只鸭子，跟母亲交代了一下家里常用的东西在哪里，换了一件出门的衣衫向山下走去。

父亲的墓在山西边的坟场，因为她是女儿，没法给父亲打钱印，只能多花些钱买现成的冥币。进了崔家的小卖部，里面有几个妇女在打麻将，崔胖子站在柜台里面，看见她进来，打着招呼问：“望舒来了，买点啥？”

叶望舒告诉了他，再转过头跟那几个打麻将的妇女打招呼。虽然都是山里的人家，别人都是祖居于此，叶家是后搬进来的，山里人极为排外，所以叶家只能在山上独门独户地居住，跟这里的居民来往不多。

叶家人名声不好，叶父不用说了，是有名的花货；叶望权和张萍是十里八乡的笑柄；叶母虽然没有山里人不齿的作风问题，可孤僻难以相处，乡里人也讨厌这类人。只有叶望舒，以十九岁的年龄，扛起一家人的生计，抚养母亲不算，还带大了两个孩子，一养就是五六年，不言不语不抱怨，让人敬重。那些妇女就放下牌，跟叶望舒一言一语地拉话。

几句话之后，一个崔家的婆子突然说：“望舒啊，你知道小铁要回来了么？”

叶望舒听了，心头一跳，当着这些崔家的人，她强自镇静地问：“是么？他不是要出国了么？出国前回来看看？”

“不是，是要结婚。听说女的是小铁同校的，俩人结了婚，那女的跟他一起出国。这样他就有个伴不是？”几个婆子差不多同声道。

叶望舒点点头，当年跟崔铁二人自小学到高中，一直同窗，想不到今日他真的要结婚了。叶望舒跟几个婆子告辞，走到柜台前付钱拿了冥币，出门向着坟场匆匆而去。

## 初恋的他

路两边的草都长了有一寸高了，枯草梗子乱叉叉地横满了一路，越往坟场去，路越是荒凉。她只觉得心里难受，走着走着眼泪就掉了下来，她伸手擦擦，边擦边告诉自己：“别哭啦，有什么好哭的——”

可眼泪还是无声地流着，到了父亲坟前，她慢慢地坐在地上，一边烧纸，一边泪珠子啪啦啪啦地掉在火上。烧完了纸，她站起身向山外的公路走。运气好的话，能有到镇里的三轮车捎她一程；要是运气不好，她只好徒步走到镇里，再从那里坐汽车到城里。这样估计得天黑才能到哥哥所在的监狱，明天是月末的周五，监狱允许的探视日子。

她运气还好，走了不远，正好有到镇里买化肥的三轮车。她眼睛因为刚才流泪还肿着，也不好意思看驾车的大叔，低头说了声谢谢，爬上了后车座。

从镇里坐了汽车，三个小时之后到了城区。再转了两次公共汽车，到了郊区监狱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她为了省钱，在一里开外的一家简陋的旅馆住了一夜，第二天走了一里地来到监狱，进去先检查和登记，走进接待室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有几个人坐着了，她选了靠边的一张椅子等着哥哥。



铁门咣啷一声，她哥叶望权走了进来，看见妹妹，叶望权笑了。他坐在叶望舒对面说道：“累不？”

叶望舒摇摇头，看着哥哥，原本身高马大的大哥，现在有些瘦了，剃着锃亮的光头，穿着囚服，看了让人难受。她摇头道：“习惯了。哥，你快出来了吧？”

叶望权点头道：“还有四个多月。总算熬出头了，我这一出去，正经找份工作赚钱。这几年你累坏了，我出去之后，好好赚钱，让你接着读书。”

叶望舒皱眉听着，这些年过去了，看来大哥信口胡吹的毛病还是没有改。她想着家里的一老两小，想着自己受过的苦，忍不住对大哥道：“哥，你出来之后的路，想好了怎么走？你不愿意种地，城里正经人找工作都不容易，你初中毕业，没有文凭，能做什么样的活呢？”

“你别看扁人行不？告诉你，我在里面认识了一些有道的朋友，出去了就跟着他们混，来钱道多着呢，不愁找不到财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！”叶望舒听得心里冒火，她性子中颇有些她娘的影子，这些年因为对着满门老弱，不得不忍耐，看见大哥这么不争气，她忍不住发作道，“你蹲这些年大狱，就是因为跟那些不正经的朋友混的，还不知道悔改么？小宝五岁了，至今没见过亲爹，你还跟着那些人鬼混，真是愧对孩子！大哥，你出去后，要是真把咱们一家人放在心上，跟你监狱里的这些流氓杀人犯朋友彻底断绝往来，学门手艺找个活，踏实做人。”

叶望权低头听着，等妹妹发作完了才说：“我懂。我在监狱里认识的也不全是坏人，有些人跟我一样年轻不懂事，走错了一段，现在后悔了，我们出去后互相帮忙，只要不为非作歹，就没啥事。”说到这里，看见妹妹脸色越发阴沉，他忙转开话题道，“妈跟俩孩子都好么？”

“就那样。能好哪儿去？”叶望舒叹息道。她对哥哥失望至极，真想丢下给他带来的吃的东西，摔门出去。可探视的时间还没到，一年探视这么一次，她也不想伤了大哥的心，于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。

“小燕上几年级了？学习好么？”叶望权知道妹妹生气了。他们兄妹本来感情极好，这些年在监狱里把家扔给望舒，也难怪她对自己生气，叶望权想着，看着妹妹。十九岁那时候的望舒，乌黑的头发亮得鉴人，现今暗